

王震先生敬启

展信安。

回到7年前，2016年。那一年你出事的时候，我还在念大学，你这么多年也没出来过。这么多年，外面是什么样子，估计你都忘了（幸好再过几年你就出来了）。我在那时候虽然不认识你，但你现在认识我了，到我们死的时候应该都不会忘掉彼此。现在距离我们死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十年吧，谁知道呢。这些年我过得可真是荒诞不经，我知道你听了这话，会比我更感同身受。谁能想到两个读书人跑到监狱里面探讨文学去了？真是没事干，闲的😂。

我在去年（2022年）跟你讲了很多我的朋友，现在我回想起来感觉像上辈子的事似的。我大学时的那些人和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。在去年，我在12组对你讲这些我大学时的事，现在回想起来也像梦一样。我出来之前给你留下一个小本子，封面是《狱中梦》。谁成想，现实发生在狱中的这些事，现在我回想起来，也跟做了个(很长的)梦似的。你現在还在12组，我不在了。我没法用口述的形式对你讲我的故事了，我只能写信✉️寄给你了（如果你听这故事不麻烦的话）。这几年先对付一下吧。用天津话讲：“先就和就和”😂。给你写信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事没交代清楚，就像在写遗嘱似的，这感觉真是奇怪吧！一个在外面的人，给在里面的人写遗嘱，是不是搞反了😂？我给你写信还能用emoji表情，你给我写信画不出来吧！写信沟通，虽然麻烦，但也不算麻烦。我在去年（2022年）跟你讲了很多我的朋友（有些现在还联系，有些不会再联系了），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模样，我给你发一下他们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都是从QQ和微信上找的。你自己知道就行了，别给其他人看了。我没有找到阮明哲现在的照片，他微信朋友圈上发的都是他的狗的照片。我只在班级QQ群里找到了我们念大学时的照片。前两天阮明哲回我消息了，现在他在美国🇺🇸加州洛杉矶市生活，他养了一条白色的德牧🐕。当初念大学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，等他留学学成之后就回来“建设祖国🇨🇳”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够好笑的。然而现在可笑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。在感情上，不能认真，一认真你就输了。我们两个，不是我太天真(把他的当真了)，就是他太天真(也许他当初说的时候是真的这么想的)。不管他当初是否真如此天真，反正我到如今仍然很天真。所有事情都不能较真，生活会拿你开玩笑，历史都会跟你开玩笑。用土话讲，叫“找乐儿”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老是让别人找我们的乐儿？我们就不能拿他们找找乐儿吗？反正都已经到这份儿上了，穷开心呗。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这些话，因为就算讲了，他们也都不懂，对牛弹琴。所以只能对你讲，你对我来说就像树洞一样，可能我对你来说亦如是。我们的人生就像哑剧一样，还是黑白的，就不能来点彩色的看看吗？的确是有彩色的片场，不过咱都买不起门票。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既然买不起门票，我们就自己来演这部戏。没读过剧本又能怎样？瞎演呗。我想起了夏天写的玄幻小说，主角叫左小天；还有贾立民写的小说，那会儿，我还住在7组，没事的时候，读一读他们写的小说，你别说，还真不赖！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文化是逼不死的。即使在文化的荒漠里(比如你现在所待的地方)(亦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)，谁又能杀死文化吗？除非把文字、音乐和图画都废除了，不然艺术就会从岩石的裂缝中坚韧地长出嫩芽。谁还不是个文人呢？只要把人逼到份上了，谁都能搞艺术。你在象牙塔里学了这么多年文学和艺术，难道还搞不过我们这些业余的选手吗？不可能的。只是缺乏灵感而已。就像火药💣都准备够了，现在只缺导火线和打火机了。而这，也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。我们是柴油车，你是跑车，虽然车身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，但是性能还是比我们好。可问题是，若燃

料只有柴油肯定是不行的。要想把你的优势体现出来，就不能烧拖拉机🚜的燃料，就不能走普通人才走的路数。我就是那位来给你提供燃料🛢️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以前都是跟什么样的人混，因为你没跟我讲过。也许是那些人把你坑成了现在这样，但是人生这条路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站🏁，以后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交什么样的朋友，还是能够自己决定的。不谦虚地讲（你知道我就从来不是谦虚的人，而且谦虚和虚伪在我这儿差别不大），将来你要是东山再起了，你也不用跟别人谦虚地说你这就是凭运气而已。一个人之所以能与众不同，不只是因为他自己，也因为他的朋友就和别人的朋友不同。你要是天天和冯某在一起混，整天吹嘘自己之前玩过的女人👩，那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作家。那样的话，还是干老本行吧，也别当作家了。我所说的都是随想，就像当初阮明哲的话一样，你也别太较真。还是那句话，认真你就输了。我要是不认真，我也进不去。我要是再认真下去，我可能都出不来。我扯的太多了，闲话就到此为止。我想让这封信✉能够到达你手中，而不想让这封信被扣❌了。毕竟我打字🖋不容易，同时也得想到：这么多字，警官👮们看着也累眼睛。所有人都不容易，都辛苦。能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就不添麻烦。我在里面没少给别人添麻烦，尤其是给侯方添麻烦。这又是另外的事了，与这封信的主题无关。这信里有许多照片📷，所以我得用彩色🖨打印。我只给你打印这一次，因为彩色🖨打印比黑白打印更贵。而我今年一直没找到工作，也没有什么钱花了。等以后找到工作了再说。这些照片分别是

杨烨（外号狗烨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08班，4号楼515，我室友，现居北京）、刘陈伟（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08班班长，4号楼511，李俊的室友，现居天津西青）、張曉軒（外号卤蛋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级8班，4号楼515，我室友，现居内蒙古乌海）、阮明哲（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08班，4号楼512，后因文安哲抽烟而搬到4号楼513，现居洛杉矶）、徐通（贵州人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08班，4号楼514，夏德顺室友，现居浙江杭州）、鍾俊毅（外号狗钟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级10班，3号楼709，周鹏程室友，现居法国巴黎）、唐昊宇（外号小白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级8班，4号楼512，刘夕蕊高中同学，现居天津塘沽）、刘陆（外号六六，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级04班，6号楼，文安哲前女友）、范晓洁（计算机学院，软件15级03班，6号楼，刘陆室友）、刘夕蕊（外号西西，计算机学院，网络工程15级，6号楼，鍾俊毅前女友，现居北京海淀）、周婷（外号婷子，环境与化学学院，制药15级，宿舍在东苑，现居浙江杭州）、蔡依梦（外号夜，艺术学院，视觉传达16级，宿舍在东苑，现居德国柏林）、方雨晴（外号荔枝，艺术学院，视觉传达16级，宿舍在东苑，现居安徽池州）。

我十月份给你写的信有点多了，我打算从下个月开始减少给你写信✉，书信往来不是发微信，不能一直这样频繁，得降低频率，这是早晚的事，因为等我找到了工作之后，就忙起来了，也不能一直这样几天就写一封信✉给你。你们也不是整天闲呆着，也有很多活要干。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，我觉得每个月一封信📧就够了。我出来之后也没干什么值得跟你一提的事，而眼下2023年又要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，这辈子还能怎么着呢？就算到了加州、养了条德牧，就能得到满足了吗？未必。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跟你讲过没有，有一位朋友，从2018年就鼓励我创作小说，要不是有他，我可能不会走上小说创作📖这条路，这位朋友就是阮明哲。而这又是另一件事了。这封信的篇幅有限，就先这样吧。请代我向 Lory 和其他朋友问好。祝平安。

Fri Oct 27 2023 05:00:30 GMT+0800

gjz